



烟岚山居(国画) 吕效书

随笔

# 草根的写作

王太生

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缺,当然也不缺作家。草根的写作,我平常看那些文字,头发凌乱,看上去比较苍老,在本城的一家医院食堂打工。她窸窸窣窣,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一沓文稿,嗫嚅着:“这是我写的长篇小说,恳请多提宝贵意见,希望在网站首发。”

有一天,在办公室,一位中年妇女登门拜访。这个女人是贵州人,有50岁,头发凌乱,看上去比较苍老,在本城的一家医院食堂打工。她窸窸窣窣,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一沓文稿,嗫嚅着:“这是我写的长篇小说,恳请多提宝贵意见,希望在网站首发。”

写小说的女人,有点不好意思,她坦言不会打字,在异乡的夜晚,一个人在宿舍里,孤独、寂寞,想起了什么,就找来平时别人丢弃的小广告、化验报告单,铺展开来,就着背面的空白,小心翼翼地写。听说“洗碗妈”还会写小说,到食堂打饭的小护士,经常帮她打字。“这些都是真实的,写的全是我以前经历过的事情”,她搓着粗糙的手,掩饰着在陌生人面前的拘谨。我知道,这个写自传的女人,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草根的写作是一种排遣和宣泄。那些略带着体温、忧伤和希冀的文字,从小人物身上萃取,透透着人生顿悟的禅意;那些温暖的,或站立起来能够行走的文字,从狭窄天空,仰望的精神诉求,袅袅升腾。

我认识好多年的李爹,今年68岁,也是一个草根写作者。他从上世纪70年代做电台通信员开始,写些“豆腐块”。有一天,李爹拽着我,非要看他珍藏多年的宝贝不可。李爹说,我那些宝贝啊,收藏了30多年,那800多张稿费单,是我这辈子的财富。汇款单上,大多两毛、三毛,也有一元、二元。李爹年轻时,在饮食店做会计,业余喜欢爬格子,“那时工资才26元,我用稿费养老娘,给她老人家买八分钱一只的大烧饼,我用稿费尽孝啊!”想起去世多年的老娘,李爹仰天长啸,唏嘘不已。

我也是一个有着草根特质的文本写作者,我的朋友都是这座城市里的一些小人物。有一天,我和卖服装的于二讨论诗,于二说,他现在改写儿童诗了,等到哪一天自己老了,他的女儿成家,有了小孩,他就把写过的诗,念给外孙,或者外孙女听。于二还神秘兮兮地向我求证,听说现在电脑也能写诗啊?诗人被电脑打败了,这个世界还要不要诗人?

我和他开玩笑,你喝酒得来的灵感乍现,速度上肯定斗不过一台电脑写出的词《满庭芳·春花秋月》,“一笑功名,壮观天意,飞泉白石按行。壮哉行矣老子未成黄。问玉函中律度,嗟老矣,膝上文章”,于二沉默了。

我心里在想,即使以后电脑写诗了,那也只是徒有外壳的华丽堆砌,不是从胸膛里流出来,没有体温的诗,还是诗吗?于二忽然拍手大笑:对啊对啊,我老婆在卖服装时,我闲着没事。我坐在冷板凳上在想诗,与那些大作家相比,人家伏在宽大的写字台上咔嚓咔嚓敲键盘,我趴在小板凳上写字,这样会不会会寒了诗?我说,不会,无论是别墅、茅草房,还是小板凳、红木桌……尊贵,或者卑微,虔诚的写作者,血管里流出的文字,都有着同样灵魂的崇高。于二听了,哈哈大笑。

草根写作者,没有游历名山大川,时间没有给他机会东张西望,写的也就是某个角落里的自己鸡毛,像笑里拿自己开涮,许多人拿自己和家人、朋友开涮。这样的写作,表达出的,却不是一样的土布人生。

那个时代不能没有大作家,但也不能缺少小文人,是他们丰富着我精神画廊的精致质地。

商都钟鼓

## 遵纪守法 尊重生命

彭天增

有这样一起惨不忍闻的交通事故,一个三岁的小女孩,因为她的爷爷骑电动车送她去幼儿园的途中违反交通法规,致使小女孩惨死在车轮下。

事故的过程是这样的:小女孩的爷爷骑车在一交叉口等红灯,但他没有在停车线内等候,而是伸出去十多米,这时一辆拉着高载货物的大货车正巧在他的身后需要右转,大货车很慢很慢地艰难地拐着,其实右辐板已经贴住他的电动车了,但他只是稍微侧了一下身子,仍然原地不动,终因角度太小,司机视线受限,电动车被大货车上捆扎货物的附着物挂倒,老爷子本能地向外侧倒下侥幸无恙,小女孩就没那么幸运了,小女孩连人带车倒向左侧,当场毙命于车轮之下。

时下,爷爷辈的骑车接送孙辈的现象相当普遍,的确为子女们分担了不少的忧愁,但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却不严守交通法规,这又不能不叫人担忧,而且有些老人你还说不得,如你非要多管“闲事”,对方就会白眼翻你,要么根本不予理睬,甚至还会反唇相讥,宁要面子不要安全,奈何之!

笔者是做交通管理工作的,每当在大马路上看到一些很有可能会酿成惨祸的交通违法现象时,尤其是一些违法者带着小孩,顿时就会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急切情绪,总想当场对违法人教训一番,然而笔者深知国人的脾气,你表扬他可以,你当众批评他万万使不得,为了面子有的敢和你玩命,至于生命要在保全面子的前提下再去顾及,鉴于此笔者往往又不得不忍气吞声。

在此,笔者可以告诉大家一下这篇悲剧的一点后续,为着搜集新闻资料,笔者在这起交通事故善后处理时,也如约到场,当我见到那个惨死在车轮下的小女孩的爷爷时,一时情感竟无法控制,不知怎地竟毫无顾忌、口无遮拦,几近嘶力竭地当场教训起这个“肇事者”,然而老人非但没有半句的反驳,反而上前抱着我痛哭着重复着说:“你说得对,你说得全对,你说的我全听,你让我的小孙子再回来吧……”在场的人都为之落泪。

在此,我要说一句心里话,在当今车多路少、驾驶人鱼目混杂的情况下,就是一丝不苟、严格遵章之下还不能有丝毫的松懈,更何况无视法规,我行我素,那等于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高空走钢丝,危险随时随地就有可能降临。

新书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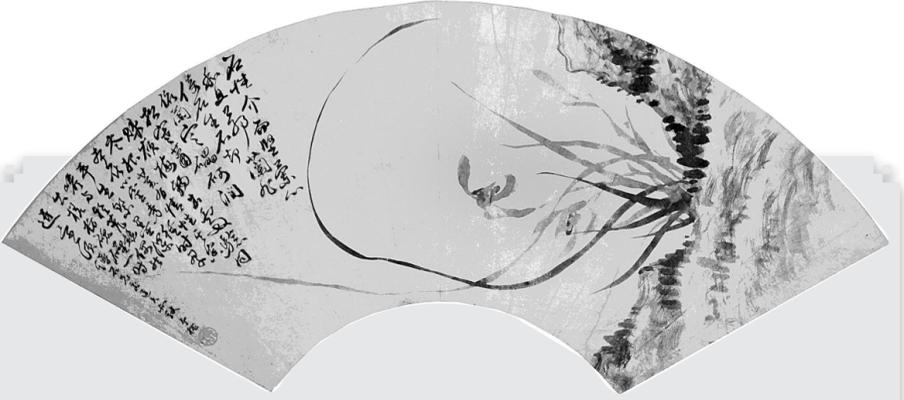
## 《她们谋生亦谋爱》

白雪

漫漫古典情系列代表作品《她们谋生亦谋爱》推出该书全新修订版本。除去令人耳目一新的装帧设计不说,在新版的“谋”中,作者经过多年考证,重新梳理了“秦淮八艳”的主要脉络,剔除了旧版中一些旁枝的线索,并加入了当时古人对八艳的评价与解读,可以说是“细粮细作”,更新了近六成内容。

作者闫红在修订此书之时,依然保持着她被王蒙赞为“活读”的风格,即是“用自己的经验、性情、信息、聪明”来补充阅读的所获,用活生生的生活来解读作品;同时以作品解读自己的人生。

细读秦淮八艳的故事,是一个传奇解构的过程,文艺腔的字眼一委地,我们看到,人,在自己的命运中苦苦挣扎,尤其是那些女子,她们美丽、纯洁、多情、脆弱,纵然才气纵横,仍然一无所有,生存的本能与情感的热望掺杂在一起,她们谋生,亦谋爱。



中原收藏

## 蒋予检扇面画

蒋予检,字炬亭,河南睢州(今睢县)人。清道光(1822年)举人。历官庐陵、宜春、峡江、新昌知县。与何绍基交往甚多,曾你赠一书画扇面,我作一画你补一跋,何书画当时影响大江南北。蒋予检工书学颜、柳。尤善绘画,特善画兰,片纸尺幅,人争宝之,被誉为“画兰圣手”。其兰图,格调高峻,尽得六法,自然超举,放肆飘逸,天然神韵,元气淋漓。此扇兰,澄心静虑,意在笔先,笔笔到位,不杂不乱。两根兰草主叶,一淡一浓,飘然自得,兰花两朵一朝上一朝下背开争艳,清香可闻。方尺画中,又

题长跋,行笔随意挥洒,章法奔放无拘,啸咏自姿,旁若无人。好一幅扇面杰作!赏之使人满目春光,润人心脾。著有《兰谱》、《括清书屋诗稿》、《政余集》等。1966年日本清雅堂曾出版珂罗版宣纸精印《蒋予检墨兰册》。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》、《中国文艺史》、《文苑》等各种专业书典有载。  
王顺喜供稿

文史杂谈

## 古代的焚香文化

陈永坤

“随风本胜千酿酒,散馥还如一顷人。”极其生动地描绘了焚香给人们带来的莫大享受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就有描述诸葛亮在城楼上焚香、弹琴、唱空城计的情节。北宋大文豪东坡,在赴澹州路过广州时,买了好几斤檀香,并建一“息轩”,常在轩中焚香静坐。他题诗曰:“无事此静坐,一日似两日,若活七十年,便是百四十。”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观书时,斋中常要焚香,他在一首诗中写道:“官身常欠读书债,禄米不供沽酒资,剩喜今朝寂无事,焚香闲看玉溪诗。”陆游官职卑微,所得“禄米”还不够他买

酒喝的,但他看书时也还是舍得花钱买香烧的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题有一副楹联:“宝鼎茶烟闲尚绿,幽窗棋罢指犹凉”,描绘的是一缕缕青色的烟雾从宝鼎之中袅袅升起,幽窗之下两人品茶对弈的悠闲情形。古代焚香使用的“香”,为经过“合香”方式制成的各式香丸、香球、香饼或香的散末,而非今日之线香。香末是放在香盒里焚燃的,香盒里的香槽压出“福”、“寿”字样,香末压紧之后,便可沿着沟槽依次燃着,可惜现在香盒随着香末的消失,也很难觅见了。

郑州地理

## 刘德城村名的由来

朱坤杰

刘德城村是管城区南曹乡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。有很多市民误认为该村名由人名而得,其实村名的由来很有戏剧性的巧合。

据传,村子南边原来有一道沙岭,上面长满了柳树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在沙岭边定居,形成村庄,人们都叫柳树岗。三国官渡之战后,关羽路过柳树岗时,得知刘备在古城的下落,关羽听后十分高兴,当即下令在此犒劳将士。为纪念关羽曾在此停留过,后人便在村中修建了一座关帝庙。现在虽然该庙早已不存在了,但遗址处仍保留有一尊古老的石狮子。

公元1865年,该村建造了一道土寨墙,周长约800米,并建有西和南两个寨门。竣工时,村里请来戏班助兴,戏台就搭在关帝庙前,唱了关羽过五关斩六将,炮响三声斩蔡阳的连本戏《古城会》。演出当中,村内主事人得知戏班班主不但能编

戏,还擅长书法。于是,就邀请刘班主共商为寨命名和题写寨名的事。由于设计寨门时型如一个宝盆,有聚财纳金之意。经商议南叫“金城寨”,西门叫“宝合门”。刘班主在题写寨门名字时,突然联想到刘备是因得古城而聚群英,并在此发迹,自己姓刘,因在这里演《古城会》而被邀题写寨名。于是,便在“金城寨”下方的落款处,写下了一语双关的“刘得城”三个字。过了很长时间,由于战乱及人为破坏,寨墙和寨门多处被毁。寨门上方的砖刻寨名也不知去向,仅留下落款处“刘得城”三个字,后来,凡是外地人路过这里,看到寨门上“刘得城”三个字,都以为是村名,久而久之便当作村名叫了起来,其中“得”字也变成了“德”。1997年郑州市地名办公室出版的《郑州市古今地名词典》中,已把刘德城村列为标准地名。但村人在书写时,也有人把“城”写为“成”。

学古若镜 平理为衡

睿智有珠 比德如玉

李鸿浩书法

我权衡片刻,开口道:“其实说白了也没什么特别,我做判断的原理很简单,就是重心。”  
刘局似有所悟,我随即解释说:“汉代铸印使用的是灌铸法。这种工艺在浇铸曲面较多的复杂造型时,很容易混入空气,产生气泡,造成空心。越是复杂的造型,空心越多。这枚印章最精致的部分,是飞熊状的印纽,因此这一部分的金属内质会含有不少空泡。”

“那位伪造高手显然不知道这个细节,他在伪造的时候把飞熊纽这部分给做实了,没留气泡,导致的结果就是伪章的重心较之真章发生了变化,这是个初中物理常识级别的马脚。”

“刚才我拿棉线吊印,就是在判断两者重心的位置。真正的飞熊纽金印,应该是下沉上轻,易生翻转,只有假货才会正正当当不偏不倚。有时候古董鉴定就是这样,没那么神秘的花哨,就是捅破一层窗户纸的事。”

刘局听完笑道:“看着神秘,原来也就是初中物理的水准。”我点点头,没有否认。“我已经跟您说了一个秘密,现在轮到您给我交一个底了吧?”

刘局大笑:“你果然是不肯吃亏啊。”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楠木的茶盘,茶盘上搁着五个连瓣儿白瓷小茶碗。我对瓷器不太熟,感觉似是德化窑的,不过估计是晚清或者高仿的,不算什么珍品。

刘局拿起一个竹制茶夹子,把五个茶碗摆成一个十字形状,一碗在当中,其他四个分别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。然后他又把西边那个茶碗翻过来扣着,抬头望着我。

这套显然是个茶阵,我以前听人说过,在旧社会,像是漕帮、红帮之类的会党道门,会用这一套玩意儿作为联络暗号。可我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青年,哪明白这些东西。我跟刘局对视了半天,无动于衷,刘局有些失望:“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这要看刘局你让我知道多少了。”我绵里藏针地顶了一句。我俩对视了半天,刘局忽然问:“你这手鉴定功夫,是从哪里学来的?”我老老实实回答:“一半是看书学习,一半是自己做买卖时琢磨的。”

“没人教你?”  
“没有。”  
“你父亲许和吧?”  
我心里一突,到底是政府大领

导,连我爹的名字都打听清楚了。  
“我爹一直不让我沾这行,说脏,他自己也从来不敢碰。一直到了‘文革’他去世,我才开始接触金石,跟人混久了,多少学到点东西。”

我一边说着一边暗暗打定主意,如果他问那本《素鼎录》的事,我就一口咬定,死不承认。匹夫无罪,怀璧其罪,我可能惹不起这麻烦。

听我说完,刘局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:“难怪……这四海高的名字,倒真是实至名归。”

“您认识我父亲?”  
“不认识,不过你这手‘墨丝诊脉’的功夫,我以前是见过的。”刘局用指甲慢慢敲着桌面,“你没得家传,居然也会‘墨丝诊脉’,看来家学也不算完全荒唐。很好,我很欣慰。若非如此,你今天也进不了我这间办公室。”他往桌上一指:“这副茶阵,以你的观察能力,不妨试着猜上一猜。”

我皱起眉头,这可真是给我出难题了。

刘局淡淡道:“若你能看破这个茶阵,咱们才好往下谈。若是看不破,说明你缘分就到这里为止,其他事更不必知道。我让人把你送回去,该有的酬劳一分不少,你继续做你的生意。”

听了这话,我还真想干脆一走了之。可刘局这是话中有话,刚才他一眼识破小茶碗。我对瓷器不太熟,感觉似是德化窑的,不过估计是晚清或者高仿的,不算什么珍品。我有点预感,如果这么走了,恐怕会错过一个机缘。我决定先沉下心来,把这套茶阵解了再说。

为古董界掌眼的神秘组织五脉“明眼梅花”

这个茶碗的摆法,显然是按照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个方向来排列成一个十字的形状。五向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。现在既然西方的茶碗被扣起来了,西方属金,说明这一副茶阵的第一层含义,是五行缺水。

我回头看了一身后的墙壁,心里忽然一动。这间办公室的墙壁是最普通的那种白色,跟茶碗的胎色差不多。

对了,应该是跟颜色有关系。五行对应的颜色,恰好就是白色,白色又被称为素色。难道……我惊讶地抬起头,他的意思难道是说,这个茶阵里缺少的,是我的那本《素鼎录》?

## 连载

叶竟眼圈含泪,说:“告诉你个坏消息,我怀孕了。”

浦诚忠愣了一下,旋即高兴地说:“这怎么是坏消息呢,这是好消息。你生,给我生个儿子。”

叶竟说:“我倒想给你生了,可我现在还在上学,再说以后怎么办,我就做单身母亲?孩子没有父亲?”

浦诚忠搂住她,拍拍她的肩说:“你只管好好保胎,其他的事都不用操心。你在我手下读博士怕什么,生几个都能毕业。至于你们俩以后的问题,你放心,现在时机还不成熟,到时候我肯定给你一个交代,给孩子一个家。”

叶竟在浦诚忠的怀里点点头,她放心了。  
浦诚忠想起一件事皱眉道:“只是眼下你得找个理由来跟周围人解释你怀孕的事,找个什么理由呢?”

叶竟说:“我就说上次到纽约是和国内的未婚夫见面,他来美国探望我,我们见面时怀上的,打算生个美国籍的孩子带回国。”

浦诚忠面露赞赏:“好,就这么说,天衣无缝。”

浦诚忠骨子里是个很传统守旧的男人,笃信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,没有儿子一直是他心底里藏得很深的一个遗憾。

在国内时,独生子女政策不让多生,出国后等到他和秋棠都安定下来想再要一个孩子时,却无论如何都要不上了。等到过了四十岁,他们谁都不去想这件事了。

叶竟的怀孕把他想要儿子的愿望重新点燃了,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,越想越激动:如果有儿子,自己的事业就圆满了。  
叶竟怀孕不久,浦诚忠当上了终身教授,意味着他的工作已经非常安稳了。在事业上他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老婆贤惠,女儿出色,情人正为自己孕育着孩子,他的心被幸福膨胀着,他要向全世界展示他的成功。

第一件事,他觉着得换个大房子,现在的房子太寒酸了,已不符合他的收入和身份,同时他也不想让女儿在上大学前住上新宅。

他们家的新房在周围华人朋友圈子中是最大的,秋棠和浦诚忠花了很多的心力、财力去改建装潢,布置得美轮美奂,然后在家人连开了几次大型聚会,邀请不同圈子的朋友来玩。

叶竟开始了孕期反应,吐得厉害,什么也不想吃。浦诚忠转转眼,就把主意打到了老婆秋棠身上。

秋棠做饭是把好手,朋友聚会时她做的菜总是最受欢迎。

回家后,他不经意地向秋棠提起,好久都没吃泡菜了,还有辣白菜,做点来吃,或者看到秋棠做了回锅肉,马上交代给他带午饭时多装点。

秋棠不疑有他,看他口味偏辣了,就变着花样多做点川菜给他吃。那些饭菜第二天中午都进了叶竟的肚子里,浦诚忠自己胡乱在学校餐厅买个三明治充饥,只待晚上回家再大吃一顿。

后来叶竟的饭量增大了,浦诚忠带饭的量也跟着加大。秋棠奇怪地问道:“你怎么比原来能吃了?”浦诚忠说他现在每天都抽空到学校的体育馆锻炼身体,运动量加大了,所以饭量也增加了。

叶竟孕期检查就在自己工作的某家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里,浦诚忠怕遇到熟人,不能陪她去,所以每次她都是一个人大肚子独来独往。

看到别的孕妇要么有老公要么有亲人陪着跑前跑后地殷勤伺候着,而自己形单影只,她唯有深深地叹口气而已。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自己,衣食住行样样亲为,连垃圾桶都得自己顶着大肚子往外拖……晚上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冰冷的床上,她心中的酸楚、委屈只有自己吞下。

叶竟一心祈祷自己生个儿子,生了儿子,她和浦诚忠结婚就有了保障。

她在实验室里工作时发现自己有了临产预兆,浦诚忠以老板的身份赶紧送她入院,帮她办理各种手续。只是,他无法像一个丈夫可以做的的那样,握住叶竟的手给她安慰,他甚至无法在产房中停留过久。

因为打了麻醉药,分娩的过程并不那么痛苦,可是当叶竟看到无论自己怎样用眼神挽留,浦诚忠还是决定离开产房的那一刻,她的眼泪还是忍不住“哗哗”地流了下来。

那种委屈和伤心,甚过肉体的疼痛。

好在如愿以偿,她生了个儿子。浦诚忠得知叶竟生了儿子,心中狂喜不已:我这是命中有子,命中有子啊!他本已对这事不抱任何希望,没想到峰回路转,他人到中年之际,他竟然得了一个儿子。

女儿中文名叫晓华,他给儿子起名晓颖;女儿英文名叫Michelle(米歇尔),儿子起名为Michael(迈克尔)。